



铁血男儿在硝烟中成长

一个最勇敢、最忠诚的特种兵战士

著名导演王文盛、陈冠龙联袂推荐

血刺

谭琼辉◎著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血刺

XUECI

谭琼辉◎著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刺/谭琼辉著.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10.4

ISBN 978-7-80747-790-7

I. 血… II. 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30068号

血刺

XUE CI

出品人 陈锦涛
出版策划 毛世屏
选题策划 吴俊超 周海斌
责任编辑 蒋鸿雁
文字编辑 郭晓丽
封面设计 小徐书装
责任技编 钟愉琼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137(批发) 83460397(邮购)
设计制作 武汉俊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50千
版 次 2010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4月第1次
定 价 2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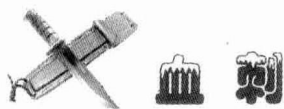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绝地厮杀	(001)
第二章 叛逆青春	(010)
第三章 铁骨柔情	(021)
第四章 军心似铁	(033)
第五章 如愿以偿	(045)
第六章 新兵蛋子	(056)
第七节 梦与现实	(066)
第八章 荣誉勋章	(076)
第九章 特种大队	(085)
第十章 毒贩交锋	(095)
第十一章 耍兵熊兵	(106)
第十二章 热血弟兄	(117)
第十三章 极限训练	(129)
第十四章 超越梦想	(139)
第十五章 硝烟散尽	(149)



第十六章	第一镖局	(159)
第十七章	情何以堪	(171)
第十八章	秘密协议	(183)
第十九章	碧血飞扬	(196)
第二十章	黑道大哥	(208)
第二十一章	硕鼠露尾	(217)
第二十二章	节外生枝	(226)
第二十三章	清除人渣	(236)
第二十四章	罪恶杀戮	(248)
第二十五章	秘密使命	(261)
第二十六章	英雄无言	(273)

第一章 绝地厮杀

当最后一缕光线消失在遥远的天际时,如血的残阳缓缓落幕,天黑了。

二十一世纪,当某个夜晚来临时,浩瀚的长空闪耀着几点星光,淡淡飘浮的薄雾给这个世界增添了几分朦胧和妩媚。

武陵市,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城市,此刻正笼罩在漆黑的夜色中。它渐渐洗去了那层金辉,孩子似的沉沉睡去。簌簌的夜风抚摸着它的脸庞,一缕月光从云层中悄然探出,世界开始变得清澈透明,仿若披上了一张假面,将一切的善良与卑劣、开心与痛苦统统掩盖起来。

“就位!”突然,一个低沉的声音在丛林深处响起,几个满脸涂着油彩,幽灵一样的人影从黑暗中齐刷刷地闪现出来。

几秒钟过后,世界再次陷入宁静,一双如狼般的眼睛向四周扫视了一圈,在黑夜中熠熠闪动,他右手做了一个“继续前进”的手势,然后就地滚落到面前的小沟壑,其余几名队员随即尾随而上。

八双眼睛此时在沟壑中形成了一道不长的防线,严密地监视着周边的情况。

这已经是第三天了,他们仍然在原始森林中奔跑,好在已经挺过了最艰难的时刻,只剩下最后一天,如果能走完最后一天,他们就能赢得此次比赛的第一名。可是,他们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体力严重透支,别说一天,就连一小时、一分钟、一秒钟,都有被“敌军”活捉的可能。

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全球范围内的军事大比武。





本次国际侦察兵竞赛历时四天三夜,除了不致人非命,其余完全等同于实战。在规定时间内不间断比赛中,各国侦察兵要全副武装,每人平均负重三十多公斤,完成十个控制站上22项定点竞赛,并隐蔽穿行150公里的密林、沼泽、河流,同时必须躲避假设敌。

三天前,跟他们同台竞技的有十个国家的十支代表队,但在比赛中,已经有七个代表队因被假设敌反复抓获,罚分太高,最终退出了比赛。

只剩下最后一天时间了,这个团队中的八名队员还没有一个掉队的,也没有一个被抓获,他们创造了一个奇迹。

但是,接下来还有三道固若金汤的封锁线。由美国代表队组成的假想敌扬言要在最后的时间里捉拿中国队。这支由美国大兵组成的代表队非常自信,他们相信很快会把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而且长途负重而来,只有一个指南针、一张行军图和一个小手电的中国队束手就擒。

“兄弟们,我来放哨,趁着天还没亮,大家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养足精神,天亮就是决出胜负的时刻了。”一个低沉的声音响起,给寂静的丛林增添了一点儿生命的迹象。

“班长,我不想睡,我来站岗。”说话者叫庄若龙,他两眼仍然炯炯有神,此时正像猎人一样扫视着黑夜中的一切。

“你小子少跟我放屁,服从命令。”班长肖凡厉声呵斥了一句,庄若龙便收了声,其余队员也没了声息。

可是,庄若龙毫无睡意,他躺在干硬的泥土上,仰望着云中若隐若现的月亮和浩瀚的夜空,思绪激荡起一丝丝涟漪……

当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落到地球上时,肖凡已带领队员们慢慢摸出沟壑,向着终点站继续前进。

“不好,前面发现敌人。”负责侦查的队员回身报告,肖凡简单问了问情况后,略微一思考,又取出行军图看了半晌,说道:“他奶奶的,前面就是‘敌人’设置的第一道防线,路边是一条深水沟,越过深水沟往前是一片湖泊,敌军防守得非常严密,但这是我们到达对岸的唯一通道。”

与此同时,庄若龙刚毅的目光盯着不远处看了一会儿,接过话道:“班长,我有办法。”

八名队员小心翼翼摸索到深水沟边时,首先避开了守卫的“敌人”,然后钻入了深水沟。在深水沟里,队员们跪着前行,一个个膝盖被磨得疼痛难忍。这是他们避开敌军唯一的办法,否则只有被围捕了。

“不能停,都给我挺住,马上就穿过去了。”肖凡低着头,看着队员们一个个

紧咬牙关的样子，低声呵斥道。这个时候，他知道自己得更加坚强，队员们都看着他呢。

终于穿过去了，这条道路是“敌人”设置的第一道防线，他们显然没想到中国队员们会从如此狭窄的深水沟中潜入。

进入湖泊，肖凡首先试探了一下水的温度，幸好水不太冷，队员们还能挺过去。

“速度。”他轻声命令了一句，然后趴在水边，待所有队员都穿过去后，自己才慢慢地向湖泊对岸游去。

“站住！”突然，岸上传来“敌人”的叫嚷声，但队员们此时已经游过了三分之二的距离。

“马上就上岸了，大家撑住，谁他妈的敢掉队，老子一枪毙了他。”肖凡厉声命令道。这时一名叫邵帅的队员因为此前在丛林中跨越障碍时双腿受伤，刚才在深水沟中又跪行通过，双腿的膝盖此时已渗出血来，但他仍咬紧牙关向对岸游去。

“给我挺住，不能放弃，你小子不要忘了，我们是拖不垮的老K。”肖凡从后面一把抓住邵帅。庄若龙和另外的队员见状，纷纷向他游了过来和班长一起拉着他往对岸游去。

“班长，你们别管我了。”

“你他妈找死啊，别跟老子装孙子，想当孙子以后就别说是跟我混的。”肖凡脸色阴沉，刚刚从水里探出脑袋，水珠模糊了他的视线。

身后传来了马达的声音，看来“敌人”很快就会追上来了。

“不要放弃。”肖凡和队员们鼓足勇气，终于一起到达了岸边，“敌人”的快艇却刚开到湖泊中间。

队员们知道这只是第二道防线，前面还有最后一道，而且是最难通过的防线。

“班长，‘敌人’马上追来了，怎么办？”

肖凡明白他们此时的处境，如果带着受伤的队员继续前进，他们肯定走不了多远就会被“俘虏”。他向丛林深处看了一眼，对全体队员说道：“现在是关键时刻，胜负在此一举，我们必须赢，谁敢给我丢脸，敢给国家丢脸，老子绝饶不了他。我们没有逃避的权利，都他妈的听好了，我们都是军人，是铁骨铮铮的中国大兵，不是孬种，此刻已经走到了胜利的边缘，‘敌人’肯定会重兵防守最后一道防线的。”

每个人都被他的情绪感染了，一个个紧咬牙关，目光怔怔地盯着他，等候





他下一步的命令。



“听我的命令，庄若龙，你带领五名队员继续向终点进发，我和邵帅负责把‘敌人’引开。”肖凡不得已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对他而言，这一招意味着他将失去到达终点的机会。但对整个团队而言，这是目前最好的选择，只有大部分人走出去，整个团队赢得的分数才会越高，才有机会获取更好的成绩。

“班长，你们不用管我，我能行。”邵帅想挣扎着站起来，却被肖凡一把按住了，他声色俱厉地吼道：“你行个屁，听老子的，就这样决定了，我希望你们都能越过终点，顺利到达目的地。”

队员们心里异常难受，他们知道班长此刻舍弃了自己，就等于舍弃了继续前进的机会，这对他今后在部队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还愣着干什么，马上滚，滚啊，滚！”肖凡声音嘶哑地下达完命令后，扶起邵帅，一瘸一拐地朝着相反的方向进发。

庄若龙望着肖凡扶着战友一瘸一拐地走远，心里像喝了一瓶烈酒，一股热血在胸间翻腾，很久才收回目光，然后把心一横带领队员们继续向终点前进。

肖凡和邵帅刚出发不久，前方便出现了一小队“敌人”，他们来不及隐蔽。“敌人”发现他们后，立即向他们围了过来，同时向指挥部发回了“发现中国队员”的信息。

“敌军”指挥部接到这个消息异常高兴。三天来，别的国家都有队员被他们抓获，只有中国队例外，一获知这个消息，指挥部立即命令大批人马向肖凡他们扑了过来。

肖凡马上搀扶着邵帅往另外的方向撤退，但由于邵帅行动缓慢，很快便被“敌人”追上了。“敌军”发现只有两个人，立刻明白自己上当了。幸好指挥部没有把人全部调集过来，而是在接到报告之后，马上又抽调了另外一些机动兵向丛林另外的方向搜索。

此时，庄若龙带领队员们已经接近第三道防线，但那里有重兵把守，要想明目张胆地穿过去完全不可能，而且出了丛林，四周是一片光秃秃的山峦，根本没有任何可以藏身的地方。

“你们注意到没有，周围除了前面几棵大树外，没有任何可以藏身的地方，如果我们继续走过去，很快就会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下。”

“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再等了，班长和邵帅恐怕凶多吉少，‘敌人’发现我们的计划后马上就会赶到。”

庄若龙听着队员们的意见，顿时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他的目光在光秃秃的山上搜寻着，忽然他嘴角浮现出一丝兴奋的笑容，心里马上有了主意。

他命令大家悄悄爬到树上藏起来,从这个位置看上去,“敌人”的布置正好一览无余,而且还不容易被发现。他们在等待合适的时机,中午十二点整,也就是“敌人”换岗的时间,这时“敌人”的精力最松懈、最疏于防范,是他们冲出去的最佳时机。

此时,防线上的所有“敌人”在庄若龙眼里都变成了一个影子,当正午的阳光透过茂密的树枝落到他们身上时,前方突然响起一阵换岗的哨声。

庄若龙和队员们心里一阵兴奋,然而正当他们准备行动时,丛林中却传来了一阵淅淅沥沥的脚步声。

“糟糕,这里为什么会有‘敌人’出没?”庄若龙感到疑惑不解,一名队员却恍然大悟,立即压低声音说道:“难道‘敌人’的营地就设在丛林中?”

“对,一定是这样。”庄若龙大喜。这样看来,敌军指挥部跟他们行动的方向恰好相反,对他们已经构不成任何威胁,如果他们请求支援的话,估计支援没到,自己已经带着队友顺利逃脱了。

想到这,他立即向队员们打了个手势,等脚步声慢慢走近,正好经过树下时,几个人突然从天而降,“敌人”还没来得及反抗就当了他们的“俘虏”。

但是只有五个“敌人”,也就是说他们六个人少了一套伪装服装。

可庄若龙却一点也不着急,他微微一笑,把双手背在身后,说道:“我来当你们的‘俘虏’。”

当五名穿着“敌人”服装的队员“押解”着庄若龙走向第三道防线处时,守卫防线的“敌人”立即朝他们包围了过来。

“怎么办?要是他们走近,我们肯定就穿帮了。”

“稳住,听我的命令再行动。”庄若龙一边观察着“敌人”的兵力分布,一边等待着机会。

他们尽可能缩短越过防线的距离,直到几名“敌人”慢慢向他们逼近时,一名队员用英文大声喊道:“我们在丛林中抓获了一名俘虏,准备交接。”

几名全副武装的“敌人”见队友抓到俘虏,立刻加快了脚步。

“把他带下去。”其中一名“敌人”冲站在身后的手下命令道,庄若龙突然抬头大笑起来,而后用中文问道:“兄弟,你认识我吗?”

对方看见这几张不同肤色的面孔时,愣了一下,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被庄若龙他们缴了枪。另外几名“敌人”见状立即向他们冲了过来,而庄若龙和队员们早就撒腿向防线处飞奔而去。

“拦住他们,他们是假冒的。”“敌人”一发现这些假冒者,立即用英语召唤自己的队员。





庄若龙他们眼看就要接近防线了，正前方却突然冲出来几名“敌人”，散成了一个半圆正向他们逼近。

“不要停，跟我冲过去。”在庄若龙的命令下，所有队员拼尽全身气力向正前方的“敌人”冲了过去。

当双方猛烈地撞击在一起时，进攻和反抗的拳头立即碰撞出“火光”，这些人都是特种部队中选拔出来的精英，他们的对抗诠释了精湛的技术和雄浑的力量。

庄若龙已经赤手空拳放倒了三个“敌人”，当他回过头时才发现，另外五名队员已经成了俘虏。

“我们的口号是什么？”

“拖不垮，打不烂！”

庄若龙耳边立刻响起班长的声音，随即拼尽全身气力，终于杀出一条血路。他奋力向防线边缘冲了过去，身后传来一阵叽里呱啦的嚎叫声。但他此时心里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冲出去，不能当俘虏。

“庄若龙，为了你的假期，为了你的爱情，拼了。”想到这，他有了冲出去的勇气，可正前方的一条河又挡住了他的去路。他的思维迅速运转，才想起行军图上根本没标这条河。他回头看了一眼，“敌人”此时离他只有不到十米的距离。怎么办？只有最后一搏了，为了到达终点，完成任务，必须把生死置之度外。想到这里，庄若龙突然奋不顾身地跃起，他感觉身体轻飘飘的，就像一只蝴蝶在水面飞舞。就在这一瞬间，一根树枝出现在他眼前，庄若龙猛地伸手抓住了树枝，在刚要落水时，身体擦着水面飞了过去。他已经看见了陆地，只差最后几秒钟，他便可以成功飞跃河流，走上通向终点的道路。

但就在此时，他突然感觉抓着树枝的手臂一软，整个身体向着水面缓缓坠下，他张大嘴巴，天空美丽的云朵落在了他眼中，像一枚枚正在徐徐飘零的花瓣。

武陵军区坐落在该市东南方向约二十公里的位置。此时，朦胧的月光温柔地洒落在军区训练场上，站完当天最后一班岗的士兵刚刚离岗，所有士兵都已进入梦乡。不远处的哨楼上，站岗士兵的身影好像矗立在天地之间的巨人，与天地融为一体。

训练场一角的双杠上坐着一个人，他背对着月光，整个身影映在地上的沙坑里，双腿有节奏地来回甩动着。

“庄若龙，想什么呢，为什么还不就寝？”

突然，一个声音惊扰了宁静的夜晚，这个年轻人听出是班长肖凡的声音，

忙从双杠上跳了下来。他笔直地站在面向月亮的方向,月光落在他脸上,映照出一张英俊的脸,这张脸上写满了成熟、刚毅和倔强的表情。

庄若龙,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武陵军区特种大队。

“报告班长,我睡不着。”他的声音里充满了豪气。

两个人迎着月光面对面站立着,笔直的身躯像两座挺拔的山峰。

“睡不着?我看你是在担心明天的比赛吧。”肖凡快人快语,一针见血地击中了庄若龙的死穴,但他沉吟了半晌才回答道:“不是。”

“嘿嘿,你小子有几根肠子我还不清楚,就别再跟我装了。”肖凡的手搭在他肩膀上,两人在月光下漫步。

“跟我说实话,心里有底吗?”

庄若龙原地站住了,转身面对班长,垂下眼皮,继而轻轻摇了摇头。

肖凡虽然看不清楚庄若龙的眼睛,但他能想像得出这个家伙此时的表情以及他正在想什么。他轻声笑了笑,仰头望着天上的月亮,长叹一声道:“今晚的月亮可真圆啊,但愿结局也像这月亮一样。”

庄若龙抬头看着悬挂在半空的月亮,心里浮现出另外一轮更圆、更亮的月亮。那一天,他告别父母,告别同学,离开爱人,来到了军营。

“班长,答应我一件事。”

“别跟我婆婆妈妈的,有屁快放。”肖凡收回目光,盯着他的眼睛说道。

庄若龙昂首挺胸,给班长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然后一字一句地说道:“如果我赢了,我想要几天假期。”

肖凡在心里笑了起来,但脸上仍装作冷若冰霜的样子,右手拍了拍庄若龙的肩膀,刚劲有力地说道:“重复老K的口号!”

“拖不垮,打不烂!”

肖凡听着庄若龙铿锵有力的声音,缓缓点了点头,然后死死盯着他的眼睛说道:“不论输赢,尽力打好这场比赛。小子,你不是一直想成为中国大兵吗?你要记住,你是最优秀的中国军人,你能做到,而且必须做到,因为我们肩上扛着的是‘责任’二字,代表的不仅仅是我们自己,也不仅仅是我们老K,而是负载了整个民族的使命。”

“是,班长。”庄若龙使劲儿咽了口唾沫,全身的力量都聚在双拳之间,一股永不服输的霸气在胸间荡起。

“我会赢的,我也必须赢。”庄若龙这话既是对自己的承诺,也是对“老K”特种大队的承诺。“庄若龙,你是中国军人,一定要对得起‘大兵’的称号,你也丢不起这个脸。”他深深地呼出一口气,埋藏在心底的荣誉感像潮水一样猛烈





地撞击着海岸。



当第一缕阳光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时，一面火红的五星红旗在风中激情飘扬。就在今天，“国际侦察兵比赛”在武陵军区拉开帷幕，庄若龙和另外七名队员组成的代表队将代表中国队参加此次比赛。



他们这几名队员全部是从武陵军区特种兵大队过筛子一般精挑细选出来的顶尖人物。按个头一米八零以上的标准，加上能够熟练使用各种枪械、体能好、外语口语过硬等方面的严格考核，选出的八十多名尖子又参加了集训，几番对抗，几轮淘汰，最后才挑出这八名队员代表中国队参加比赛。

训练场上气氛森严，来自全世界的二十多个代表队严阵以待。

庄若龙盯着对面的对手，不久，他们将和那些人在赛场上相见，那个时候，他们就是“敌人”。

军区领导正在台上慷慨激昂地念着讲话稿，但战士们的心早就飞到了赛场上。

“这次比赛，希望每支队伍都能发挥出自己团队的真正精神，你们代表的是自己的国家，展现的是一个国家真实的军事水平……”

庄若龙听着那些鼓舞士气的话，一股热浪早已在心里放纵奔流。他看着站在对面的那些肌肉男，在心底轻蔑地说道：“等着瞧吧，我会让你们尝尝中国大兵的厉害。”

半个小时后，庄若龙和他的队友被一架直升飞机运送到比赛起点，那里是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从这一刻开始，他们将面对“敌人”的围捕，其中任何一位队友被擒，都将影响整个团队的成绩。

“兄弟们，做好准备了吗？”班长肖凡背着双手站在这些即将和自己并肩作战的队友前，声如洪钟般地怒吼起来。

“准备好了。”队友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声音在天地之间显得格外嘹亮。

“好，马上检查装备，五分钟以后出发。”

战士们迅速检查自己的装备：一个指南针、一张行军图 and 一个小手电。他们必须利用这些简单的装备，在规定的四天三夜的时间里躲过“敌人”的围追堵截，还必须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

“再重复一遍任务。”

“不惜一切代价夺取最后的胜利。”

“好，出发。”肖凡一声令下，战士们如猛虎出笼开始向着目标进发。

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战士们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挺过了前三天时间，

而且没有一个队员掉队。

但是最后一天,身为“敌人”的美国代表队终于按捺不住了,发誓要利用最后的三道防线在剩下的时间里把中国队员一网打尽。

肖凡为了顾全大局,宁可牺牲自己,试图以微小的代价换取大战果。他带着一名伤员脱离了主力部队向相反的方向走去,但不久就被“敌人”俘虏。

庄若龙临危受命,带领另外五名队员继续向终点进发,虽然他足智多谋,和队友们想尽一切办法走到了最后关头,但却在即将穿越第三道防线时被“敌人”识破计谋,他的队友全部被俘虏。

庄若龙使出浑身解数侥幸逃脱,但就在接近胜利的最后关头,却被一条河流阻挡了去路……

当他感觉自己抓住的树枝断裂时,已经身不由己地向河中跌去,就在那一刻,他的思维突然冲破现实,回到了过去。





第二章 叛逆青春

一九九八年,一夜冬风,南国飞雪。昨日还是阳光普照、春暖花开的世界,漫天的雪花瞬间就将世间的一切装点得银装素裹,真有一种沧海桑田的感觉。

天安市掩映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白茫茫的一片,犹如洁白的天使降临人间,飘飘洒洒的银带随风起舞,更显得婀娜多姿。

天安科技学院坐落在该市的中心位置,校园内来来往往的少男少女从雪地上走过,精灵一般,和这美丽的雪景相映成趣。

“喂,你给我站住,不然我就不理你了。”

一男一女在校园的草坪上嬉戏打闹,男孩子正装作很委屈的样子站在原地接受女孩的惩罚,女孩捧着一把洁白的雪花,慢慢洒在男孩的头上。男孩闭着眼睛,脸上却露出坏坏的笑容,等女孩撒完雪花,男孩突然一把抱住了她,雪花飘飘洒洒地落到女孩身上。

“哈哈……”接着,男孩坏笑着跑开了,两人在雪地上你追我赶,片片雪花在空中尽情飞舞。

闹够后,两人来到学校咖啡店要了两杯咖啡,然后在校园里漫步,一边品尝着咖啡,一边欣赏着美好的风景。

“若龙,这个周末你回家吗?”

010

男孩看了女孩一眼,表情有些疑惑,但笑着说道:“如果你回家的话我也回去,如果你不回去的话我就不回去。”

“为什么啊?”

“我想留下来陪你。”男孩调皮地扭头笑道。女孩立即被感动了,轻轻偏过头靠在男孩肩膀上,露出幸福的笑容。

“我已经有两个周末没回家了,妈妈都打了好多次电话,如果我再不回去的话,妈妈估计都不让我进门了。”女孩沉吟了半晌,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男孩通情达理地说道:“对啊,你都这么久没回家了,你妈妈肯定很想你了。要不这样吧,我们这个周末都回家,好吗?”

“呵呵,谢谢。”女孩调皮地把自己的咖啡送到男孩面前,男孩吸了一口,也把自己的咖啡递到女孩面前,女孩也吸了一口,之后凑到他耳边低声说道:“我想对你说一句话。”

“什么?”

“I—love—you,永远!”

男孩幸福地笑了,用劲点了点头说道:“Me too!”

校外的一家网吧内此时正人声鼎沸,大家沉迷于硝烟四起的网络游戏中,阵阵喊杀声不绝于耳。

“你怎么搞的,连这都杀不死,再给你一次机会,不行的话就换人了。”庄若龙正聚精会神地玩着游戏,但面对猪一样的队友,他气得直砸键盘。

“喂,你教训够了没有?我他妈的就这水准,看不惯就滚吧,谁稀罕谁呀。”坐在他对面的一个男孩大声砸着键盘,嘴里骂骂咧咧道。

庄若龙像没听见对方说话似的,眼睛直直地盯着电脑屏幕,精神高度集中。

大约过了一分钟,当庄若龙终于“死”在对手手里时,他突然起身,猛地搬起键盘,朝对面男孩的头顶砸了过去,只听见一阵尖叫声传来,那男孩头顶血流如注……

学院学生处办公室里,庄若龙坐在一张椅子上翘着二郎腿,两眼在空气中四处游离着,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庄若龙,我都记不清这是第几次单独找你谈话了,你看看你做的好事,难道你就……就一点也不知悔改吗?”一位戴着眼镜的中年老师坐在他对面的办公桌前,一脸无奈的表情。庄若龙似乎根本就没听见对方的话,眼睛向上翻起。

那位老师实在是忍无可忍,终于拍案而起,喘着粗气指着庄若龙吼道:“下个星期叫你父母来学校一趟。”

庄若龙听了这话,脸上浮现出一丝无所谓的笑容,有气无力地问道:“凭什么?”

“你……你太不像话了,要是……要是你父母不亲自来学校一趟,你就休





想再进教室。”被气昏了头的老师差点说不出话来。庄若龙却若无其事地摇晃着身体说道：“这是我自己的事，我自己能处理，凭什么要我父母来，没这个必要吧。”



“你，你……你太……”老师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动，他对这个学生已经到了孰不可忍的地步。一年多来，他们之间就像演戏一样，你来我往，来来回回不知多少次了，彼此已经非常了解对方的性格，但是今天，他仍然被庄若龙的狂妄气得七窍生烟。

庄若龙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他掏出来看了一眼，对老师说道：“我女朋友来电话催我，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我得走了。”

“你……你给我站住。”

还没等老师把话说完，庄若龙已经大步流星地跑出了办公室。

“唉，李老师，怎么又为这种人生气了，不是早告诉过你，这小子仗着自己父亲是市长，你能把他如何啊？”

“简直太不像话了，这次他不把父母带到学校来，这……这课我不上了。”

“这又是何必呢，没必要跟这种人生气，来，喝口水消消气。”

一幢庄园式的建筑矗立在林立的高楼之外，四周是宽阔的花园，虽然安市属于经济发达城市，但是这栋别墅在高楼林立的城市里仍然很显眼，当地居民不仅知道这栋别墅的主人，而且几乎每天都能在电视上看到他。

虽然很多人都羡慕住在别墅里的人，但庄若龙却把这栋别墅当作自己的周末旅馆。

“哎，儿子，怎么回家电话都不打一个？”庄若龙打开房门时，立即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他头也不抬地“嗯”了一声，径直抓了一根香蕉在沙发上躺了下来。

“儿子，吃饭了吗？妈妈知道今天你要回来，特地……”

“我不饿，刚在外面吃过了。”庄若龙不耐烦地打断母亲的话，拿起遥控器换了个电视节目，随意拨弄了几下，又把遥控器丢在了面前的桌子上。

母亲坐在他身边，满脸笑容地一边削苹果一边说道：“儿子，先吃个苹果，妈妈晚上再给你做好吃的。”

“妈，我说了不饿，您就别折腾了，我一会儿还得去学校呢。”

“什么，今天不是周末放假吗？为什么……”

庄若龙还没等母亲把话说完，就把没吃完的半截香蕉丢进了垃圾桶，拍了拍手说道：“我跟朋友约好了一起出去玩。”